



《诗经·豳风·破斧》与周公巡狩

尹荣方

摘要:《诗经·豳风·破斧》主旨不是征战,不是讨伐所谓反叛的管、蔡、商、奄“四国”,诗中没有讨伐之语;诗中所谓“四国”指“四方”;而诗中所云之“周公东征”,指的是周公之“巡行”东方;“周公东征”之“征”,本义为“巡行”(巡狩),周公巡行的目的为开辟荒地(伴随狩猎活动)、敬授民时、选拔人才、封邦建国等,这是当时重要的生产及典礼活动。诗中谈到的周公“东征”所用之“斧、斨、铍、铍”等,皆为农具,也说明周公东征无关乎征战,而与巡狩垦荒的农事活动相应。

关键词:《诗经·豳风·破斧》;周公;巡狩;四方;垦荒;农具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3)02-0089-09

《诗经》中的《豳风·破斧》一诗,其全文为: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将。

既破我斧,又缺我铍。周公东征,四国是叱。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既破我斧,又缺我铍。周公东征,四国是遘。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破斧》诗旨,《诗序》云:“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恶四国焉。”郑《笺》:“恶四国者,恶其流言毁周公也。”所谓“四国”,毛《传》谓:“管、蔡、商、奄也。”郑《笺》申毛说:“周公既反,摄政,东伐此四国,诛其君罪,正其民人而已。”^{[1]527}

司马迁在《史记》的《周本纪》《鲁周公世家》《管蔡世家》等篇章中都称周武王灭商不久后去世,继位的成王年幼,所以周公摄政(一说周公登上王位),这时武王的弟弟管叔、蔡叔(后来还加上霍叔)散布流言,说周公想篡位,纠合殷纣王之子武庚以及周公的其他弟弟叛乱,反对周公政权。周公在政权似乎岌岌可危的情况下,毅然率领军队,讨伐叛军,花了三年时间,终于

平定了叛乱。

毛《传》、郑《笺》皆以《破斧》主旨为征战,征战之目的为讨伐叛周的管、蔡等四国,征战时间长达三年。所说似与《史记》等记载相一致,所以毛、郑之以征战说《破斧》,除少数学者,两千年来多为人信从。今人之“庆幸胜利”“喜生还”“东征战士厌战”“怨刺周公”及朱熹《诗集传》“答复前篇”(《豳风·东山》)等说^[2],实际上都是上承毛、郑之意,以为此诗所言者关乎征战。然我们细读《破斧》文本,结合周初史实,以为《破斧》征战说,实大有可商者。综观全诗,并无所谓征战杀伐之描述。据学者研究,周人车战用弓、矢、戈、盾、长戟,近身步战主要用剑等,然《破斧》无一语及之。清代学者李元吉《读书吃语》卷四云:

盖《东山》之讨无战伐之语,而斧、斨、铍、铍,亦非干、戈、弓、矢之用也。若以周之全力,讨商之遗孽,当一举便定,何待三年?^①

李元吉已看出《东山》《破斧》均不语战伐。《破

收稿日期:2022-11-21

作者简介:尹荣方,男,上海海关学院教授(上海 201204),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及神话学研究。

斧》中写到的“斧、斨、铍、铍”等绝非干、戈、弓、箭等战争所使用的武器；再说若是用周之全力征讨商之残余势力，应该容易解决，怎会需要三年时间。

李元吉的怀疑极有道理，《破斧》包括《东山》主旨历来被人误读。笔者以为《破斧》主旨，非讨伐叛乱之所谓征战，而是以狩猎垦荒及敬授民时等为主的“征行”，亦即巡狩。《国语·周语上》载：

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是故周文公之《颂》曰：‘载戢干戈，载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3]1-2}

韦昭注：“文公，周公旦之谥也。《颂》，《时迈》之诗也。武王既伐纣，周公为作此诗，巡狩告祭之乐歌也。”^{[3]2}

据《国语》，武王伐纣后，曾收聚干、戈、弓、矢这些战争武器，表示不复再用。同时有巡狩告祭之举，周公因此而作《时迈》一诗。如果《破斧》是咏周公征伐，征伐而不用武器，不可思议。又周公谥“文公”，大有深意，是褒扬周公文治之功。

上古虽兵、农不分，农夫即军士^②，但他们出发是去开荒垦殖还是征伐攻杀，从其所强调的是农具还是武器，可以加以明确区分。《破斧》一诗所强调歌咏的是农具，故其主旨必非战争。

一、“周公东征”之“征”非征伐而为“巡行”义

《破斧》中“周公东征”之“征”字，不必读为“征战”之“征”，而应理解为“正”，“征”的本义是“正”。《说文·正部》“正”下云：“是也。从止、一以止。”^{[4]123}“征”又有“行”意，《尔雅·释言》：“征、迈，行也。”郭璞注：“《诗》曰‘王于出征’。迈亦行。”^③而这样的“行”，不是一般意义的行走之意，而是和上古“巡狩”礼仪相关的“巡行”。《诗经》又作“迈”，《诗经·周颂·时迈》：“时迈其邦。”毛《传》：“迈，行。”郑《笺》：“武王既定天下，时出行其邦国。谓巡守也。”关于《时迈》诗的主旨，《毛序》：“巡守告祭柴望之乐歌也。”^{[1]1302}齐、鲁、韩

三家说同。《说文·辵部》云：“征，正行也。”^④，^{[4]124}《周礼·春官·太卜》云：“以邦事作龟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此“征”字，郑玄解为：“征亦云行，巡守也。”^[5]《左传·襄公十三年》中石鼈言于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岁习其祥，祥习则行，不习则增，修德而改卜。”杜预注：“先征五年而卜吉凶也。征谓巡守征行。”^{[6]450}张衡《东京赋》：“卜征考祥，终然允淑。乘舆巡乎岱岳，劝稼穡于原陆。”薛综注：“征，巡行也。……谓春敕东方诸侯，课民以耕种，故《尚书》云：‘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7]都以此“征”同乎上古之巡狩。

《穆天子传》卷一：“天子北征于犬戎，赐七萃之士战。”这里的“征”，亦非征战，而下文之“战”，于省吾云：

战字，本应作“𤔔”，即“兽”，亦即“狩”之假字。谓准予七萃之士以狩猎也。古人以狩为游乐，故言赐也。^[8]

于省吾以“𤔔”为“狩”，甚确，唯以狩为游乐，则似误。上古有“(巡)狩”礼，非为游乐，其礼兼有正时、颁政、狩猎、垦荒、选材、封邦建国之举。西周初年，中原一带，丛林密布，开荒辟地之事方兴未艾，而周人又善于开荒务农，《左传·昭公十六年》引郑国子产之言曰：“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6]683}郑桓公是郑国始封之君，生活于西周末期的周宣王、周幽王时代，他与商人共同开发了处于中原的郑国，使本国的农业、商业得到发展。于此可知更早的周公时代，中原很多地区乃一派原始丛林面貌，“周公东征”而加以开发，招徕民人，乃周人周公事业题中应有之义。所以“周公东征”之“征”不必是征伐，而是巡狩正行、辟地狩猎之举。而说者以后世征伐之义说“征”，以“周公东征”为征伐，不知如此解诗与诗中“无战伐之言”，且多举农具之事实何以合拍。

“周公东征”之“征”，非指战争，而是指巡狩征行、敬授民时、开荒辟地（伴随狩猎活动）、选拔人才、封邦建国等。随着时代变迁，后世之人，渐不明“巡狩”之本意，乃以天子巡视诸侯为“巡狩”；“方伯”行国为“述职”，故古代有“周公东征，四国是皇”是周公巡行述职之说。武王死

后,继位者成王年幼,周公是周王朝实际上的掌权者,所以周公述职与天子巡狩无异。

二、《破斧》“四国”为“四方”说

《破斧》中“周公东征,四国是皇”,毛《传》、郑《笺》皆加以坐实,谓指管、蔡、商、奄四国。但此说未必符合史实。先秦典籍说周公东征并非专指“四国”,《逸周书·作雒解》谓:“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9]《孟子·滕文公下》:“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10]449《吕氏春秋·察微》:“犹尚有管叔、蔡叔之事与东夷八国不听之谋。”^[11]谓此时叛者东夷有八国。先秦典籍对周公东征事说法不一,且“飞廉”是所谓“风伯”“神禽”^⑤。可见此事具有传说的性质,而非信史。

《诗经》中“四国”共十四见,大多解为“四方”或“天下”。《大雅·崧高》:“揉此万邦,闻于四国。”郑《笺》:“揉,顺也。四国,犹言四方也。”^[1]1217《大雅·抑》:“有觉德行,四国顺立。”郑《笺》:“于其俗有大德行,则天下顺从其政。”^[1]1163《小雅·十月之交》:“四国无政,不用其良。”郑《笺》:“四方之国无政治者,由天子不用善人也。”^[1]723《大雅·皇矣》:“维此二国,其政不获。维彼四国,爰究爰度。”毛《传》:“二国,夏殷也。四国,四方也。”郑玄这里笺二国、四国与毛《传》异:“二国,谓今殷纣及崇侯也。……四国,谓密也、阮也、徂也、共也。”^[1]1018

徐中舒、季旭升等已指出《破斧》毛《传》、郑《笺》释“四国”之非。徐中舒《豳风说》中指出:“此诗言四国乃为泛称之词,绝不能以为管、蔡、商、奄四国。”^[12]季旭升结合金文材料也证明“四国”指四方,他认为:《诗经》中十四见的“四国”一词,全部都应释为“四方”,不得释为“四个国家”。“四国”一词在《诗经》中的用法和青铜器中的用法是完全一致的^[13]。

徐、季二人之说完全正确,切合《破斧》诗义。“四国是皇”,“皇”,毛《传》训“匡”,即“正”,则“四国是皇”意为“正四方”。“四国是吡”,“吡”,毛《传》:“化也。”则“四国是吡”意为教化四方。说的都是巡狩征行的厘正典制以及教

化、招徕百姓之“文治”意义。

三、“四国是遒”之“遒”与“遒人”宣政

“四国是遒”之“遒”,毛《传》:“固也。”^[1]529“遒”有“聚”之义,文献多有记载。郝懿行《尔雅义疏·释诂》上之一云:

《说文》,撝,聚也。又通作遒。《诗》“四国是遒”笺:“遒,敛也。”“百禄是遒”传:“遒,聚也。”《乡饮酒义》云:“秋之为言愁也。”郭引愁作擘者,据郑注愁读为擘。擘,敛也。^[14]

又“四国是遒”之“遒”,三家诗作“擘”,《尔雅·释诂》:“擘,聚也。”郭璞注云:“《礼记》曰:‘秋之言擘,擘,敛也。’春猎为蒐,蒐者,以其聚人众也。”^[15]

而《广雅·释诂》:“擘,固也。”^[16]70古“遒”“擘”声通。所以毛《传》之以“固”释“遒”,未为无因。清人陈奂言:“固读《周礼·掌固》之固。《论语》:‘帝誉能序星辰以固民。’”^[17]帝誉虽说是传说中的帝王,但他“能序星辰”,即能观测天象、制定历法从而凝聚民众,这是上古圣王行德政的共同特征。上古时代,大约在部落时代的晚期,存在聚众垦荒、颁时授政之制,《尚书·尧典》所陈述的“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就是聚众授时颁政之举。

上古地广人稀,聚民意味着招徕远方民众,这自然是了不起的政治成就,是上古圣王贤人的主要政治目标,或者说是德政的标志。《周礼·夏官·怀方氏》:“怀方氏,掌来远方之民。”贾公彦《疏》:“远方之民,四夷之民也。论德延誉以来之。”^[18]1285-1286《论语·子路》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19]920《孔子家语·王言》:“上下相亲如此,则令则从,施则行,民怀其德,近者悦服,远者来附,政之致也。”^[20]都将招徕远方民众作为重要的治理目标,显然“来远人”的目标是一种与征伐毫无关系的德政。

使远者来附的“聚民”之举,或与盛传的“遒人”制相关,《左传·襄公十四年》师旷云:“故《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谏失常也。”^[6]457《尚书·胤征》所载“遒人”事与《左传》略同:“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

其或不恭，邦有常刑。”^{[21]270}不管《尚书·胤征》是否为伪作，“遘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同时出自师旷口中，可见它的古老。师旷之说出于他所见过的《夏书》，而《夏书》的记载多出于传说，那么传说中的“遘人”，到底是什么角色呢？许慎《说文解字·丌部》：“迺。古之遘人，以木铎记诗言。”^{⑥·[4]354}他认为上古存在采诗制度，而“遘人”就是古代的采诗官。关于这个“遘人”，在《周礼·天官·小宰》中似乎称为“小宰”，小宰职掌者甚多，其中包括：

正岁，帅治官之属而观治象之法，徇以木铎，曰：“不用法者，国有常刑。”郑玄注：“正岁，谓夏之正月。得四时之正，以出教令者，审也。古者将有新令，必奋木铎以警众，使明听也。木铎，木舌也。文事奋木铎，武事奋金铎。”^{[18]88}

“小宰”的职能类似于所谓的“遘人”。据古代文献记载，大体可以知道，所谓“遘人”，其职能是在正月或其他时节，手里摇动着木舌的金属铃铎，在路上循行，以引起民众的关注与聚拢。“遘人”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官、师、工等各色人对民众的“谏失常”，也就是依据月令的规定按时做好各项农作等，《尚书·胤征》则云“其或不恭，邦有常刑”，“常刑”所指涉的对象显然也是民众。后世《月令》类文献常有类似的说法，如《礼记·月令·仲秋之月》：“乃劝种麦，毋或失时，其有失时，行罪无疑。”^[22]

孔安国传《尚书·胤征》云：“遘人，宣令之官。木铎，金铃木舌，所以振文教。”^{[21]270}依孔安国的看法，遘人是宣布政令的官员，用木铎也是为了引起大众的注意，使政教得以施行罢了。据此可知“遘人”（包括官师等）是宣布政令的官员，宣布政令时要摇铃警众；宣布政令的时间在每年正月和其他重要时节；这些政令包括某些惩罚性法条的宣布等，属于“文教”的范畴，而无关于征伐也。

从《周礼·天官·小宰》的记载看，“小宰”负责将政令公布于象魏（宫前之墙），这应当是较后时代发布政令的形式。而“遘人”等循行道路，聚集民众宣布政令是发生在传说中的“虞夏”时代，那时尚无文字，大约尚属氏族社会，在这样的社会发展阶段，用仪式的包括口头宣示

的办法发布时令（政令），是可以理解的。

可见，《左传》《尚书》包括《周礼》等古代文献并未将“遘人”的职能与“采诗”“记诗言”等相联系，倘若上古时代，如汉代学者所说的甚至周秦时代尚有这种风俗制度的话，古代文献没有相关的记载的确是极为奇怪的。所以唐代的孔颖达为《尚书·胤征》作《正义》时说：“名曰‘遘人’，不知其意，盖训遘为聚。聚人而令之，故以为名也。”^{[21]271}孔颖达不取汉人采诗说解“遘人”，而从声训的角度，遘与聚音近，得出“遘人”或为聚人之意。孔颖达这个意见，乃得事实之真。

四、古代典籍所言周公“东征”与巡狩述职之礼

古代典籍或明言周公“东征”关乎巡狩述职，这也可以说明《破斧》的主旨与平叛征伐无关，《荀子·王制》云：

故古之人有以一国取天下者，非往行之也，修政其所莫不愿，如是而可以诛暴禁悍矣。故周公南征而北国怨，曰：“何独不来也？”东征而西国怨，曰：“何独后我也？”孰能有与是斗者与？^{[23]173}

《公羊传·僖公四年》：“古者周公东征而西国怨，西征则东国怨。”何休注云：“此道黜陟之时也。《诗》云：‘周公东征，四国是皇。’”^[24]

《白虎通义·巡狩》说得更明白：

三岁一闰，天道小备，五岁再闰，天道大备。故五年一巡守，三年二伯出述职黜陟。一年物有终始，岁有所成，方伯行国，时有所生，诸侯行邑。《传》曰：“周公入为三公，出作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诗》曰：“周公东征，四国是皇。”言东征述职，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25]290-291}

清人陈立注云：

《扬子先知篇》以“昔在周公，四国是皇”，与“召伯述职，蔽芾甘棠”对举，是亦以此为述职之诗也。……《后汉书》班固奏记，亦有是语。是则周公述职，四方之国皆望其速来正己，故有“四国是皇”之咏也。^{[25]291-292}

《鲁诗》说概括该诗主旨云：“言东征黜陟，周公

黜陟而天下皆王也。”《齐诗》说则谓：“东行述职，征讨不服。”^{[26]538}可见，与毛《传》、郑《笺》不同，古人多以“周公东征，四国是皇”之背景不在管、蔡等“四国”叛乱，而在所谓“方伯”的巡狩、述职，所谓“巡狩”“述职”，最早当然见之于《尚书·尧典》中舜的“四时巡守”^⑦。后世亦多有记载天子巡狩、诸侯述职者，《左传·庄公二十三年》：“王有巡守。”《左传·庄公二十七年》：“天子非展义不巡守。”《周礼·地官》之土训、诵训，《夏官》之职方、土方，《秋官》之大行人等，都有周王巡狩为之执役之文。

巡狩又称为“省方”，《易·观卦》象曰：“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27]“省方”就是巡狩；“观民设教”，指的就是在巡察的基础上，厘正典制，教化百姓。

述职与所谓的“黜陟”关联，《尚书·舜典》：“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庶绩咸熙。”^{[21]110}《白虎通义·考黜》：“诸侯所以考黜何？王者所以勉贤抑恶，重民之至也。《尚书》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25]302}

汉儒说者纷纭，或说三年一黜陟，或说三考即九年后方行黜陟，原因在于对《舜典》中“三岁考绩。三考，黜陟幽明”的不同理解。上古是否存在过如此刻板的制度值得怀疑，笔者相信上古巡狩、述职之制被后人误读了。尽管被误读，周公巡狩、述职之说甚古，是很值得注意的。关键是对上古之巡狩大礼的真实面貌作出还原。从《尚书·舜典》《礼记·王制》等文献的记载看，上古时期的巡狩之礼以敬授民时、开辟荒地（开辟荒地往往伴随着狩猎）、招徕民众、选拔人才、封邦建国等作为主要内容，是月令政治的表现形式，它是适合彼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的实质是为了开发利用土地资源，根据天时、地宜、人力的实际情况，合理安排生产、生活，建设富足和具有良好秩序的社会。这就是所谓的“王制”，而不是单凭武力征服的霸王之道。

如此说来，则所谓“三岁考绩”必关乎垦荒、正时之类的大事。而垦荒，正有一个三年及三年以上的周期，《齐民要术·耕田》讲到开荒辟地：

凡开荒山泽田，皆七月芟艾之，草干即

放火，至春而开垦。其林木大者剗杀之，叶死不扇，便任耕种。三岁后，根枯茎朽，以火烧之。耕荒毕，以铁齿编耨再遍耜之，漫掷黍稷，劳亦再遍。明年，乃中为谷田。^[28]

开荒垦田，有的烧荒后第二年就可以耕种，有的至少三年后才能见到成效，则所谓的“三岁考绩”就不是偶然的了。三年，是考察开荒成效的起码时间要求，事实上，上古有五年一巡狩之说。为什么要五年一巡狩？过去的解释是为了适应相应的历法，因为五年再闰，这固然有其道理，而从检验狩田成效的角度，五年正好是从开荒到获得收成的一个周期。

上述《荀子·王制》谈到周公东征、西征的时候接着说：

安以其国为是者王。殷之日，安以静兵息民，慈爱百姓，辟田野，实仓廩，便备用，安谨募选阅材伎之士；然后渐赏庆以先之，严刑罚以防之，择士之知事者使相率贯也，是以厌然畜积修饰而物用之足也。^{[23]173}

所言与战争无关，而是国富民殷的制度措施。《晏子春秋·内篇·问下》载晏子之言曰：

闻天子之诸侯为巡狩，诸侯之天子为述职。故春省耕而补不足者谓之游，秋省实而助不给者谓之豫。夏谚曰：“吾君不游，我曷以休？吾君不豫，我曷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29]

巡狩的实质是敬授民时、开荒辟地等，敬授民时、开荒辟地意味着获得大量的狩猎产品和农产品，意味着生产力水平的提升，意味着社会生活的次序化、礼制化，是厚生之举，此所以受到四方之民的欢迎。《诗经·周颂·般》描述过周初的巡狩之举。严粲、陈启源等人虽已经意识到《破斧》中的“斧、斨、锜、铍”非兵器，但仍然认为此诗关乎征战，之所以用这些工具，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需要，如严粲《诗缉》云：“行师有除道樵苏之事。斧斨所用为多。”^⑧其实，巡狩征行或许也涉及一些战事，但重点无疑在开荒辟地，《破斧》的主旨亦如此。

《破斧》显然赞美的是周公的德政。“哀我人斯，亦孔之将。”毛《传》：“将，大也。”郑《笺》：“此言周公之哀我民人，其德亦甚大也。”^{[1]527}“哀”训“爱”，“将”训“美”，《广雅·释诂》：“将，

美也。”^{[16]23}两句意为周公爱我民人，其仁德甚美。“将”与下句之“亦孔之嘉”“亦孔之休”之“嘉”“休”意同，“嘉”“休”都有“美”意。清人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卷十六云：

哀字古有数义。有作悲哀解者，《诗》“哀哉为猷”、“亦孔之哀”之类是也。有作哀怜解者，此诗“哀我人斯”及《诗》“哀此鰥寡”、“哀我填寡”之类是也。有当训爱者，《吕氏春秋》“人主何可以不务哀士”，高注：“哀，爱也。”《释名》：“哀，爱也，爱乃思念之也。”《关雎》诗《序》“哀窈窕”即爱窈窕也。哀怜之意即与爱近。《中庸》“仁者，人也”，郑注：“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问之言。”《表記》“仁者，人也”，注云：“人也，谓施以人恩也。古者相亲爱谓之相人偶。”《方言》：“凡言相怜哀，九疑湘潭之间谓之人兮。”人斯犹人兮也，“哀我人斯”谓怜我而人偶之也。故诗言“亦孔之将”，将与下章嘉、休同义。《广雅》：“将，美也。”《传》训将为大，古大与美亦同义。^[30]

马瑞辰之训“哀”为仁爱之“爱”，甚辩。《破斧》对“周公东征”之举赞美不已，是因为周公此举是德政，是有利四方百姓的民生工程。

五、《破斧》“斧、斨、锜、铍”为农具，与巡狩垦荒相应

《破斧》诗所强调的“斧、斨、锜、铍”，前人说者纷纭，或谓兵器，或谓农具，或谓农具而兼兵器。我们揆诸诗意，及斧、斨、锜、铍之古训，知其必为农具。而“既破斧头，又缺我斨”，云云，说的是战士垦荒的辛劳。而郑《笺》：“四国流言，既破毁我周公，又损伤我成王。”，绝非诗意。崔述《丰镐考信录》卷四云：

“破斧缺斨”，即叙东征之事。东征三年，为日久矣。斧破斨缺，则其人之辛勤可知，犹宋人词所云“征衫着破，着衫人可知矣”之意，不得以“我”属之大夫，而谓“斧”为周公，“斨”为成王也。《朱传》以为从军之士所作，“破斧缺斨”自言其劳，是已。又援“斩伐四国”之文，斥《序》以为“管、蔡、商、奄”之谬，其说尤正。^[31]

崔述、朱熹等都认为“破斧缺斨”言征人辛劳，非另有所指，这是对的。“征”字，非指征战，而是垦荒，却未有所见。《破斧》强调农具破损，正是强调垦荒之困苦与艰难也。

第一，斧、斨。斧，毛《传》：“隋罍曰斧。斧、斨，民之用也。礼义，国家之用也。”斨，《诗经·豳风·七月》毛《传》：“斨，方罍也。”^{[1]497}《说文·斤部》同。可见斧、斨都是斧类工具。《说文·斤部》：“斧，所以斫也。”是砍斫工具。所谓“隋罍曰斧”，段玉裁注：“隋读如妥，谓不正方而长也。”^{[4]1254}

斧与斨的区别在于，斧孔安柄处正方的叫斨，斧孔是长方形的称斧。《诗经·豳风·七月》：“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猗彼女桑。”郑《笺》：“条桑，枝落之采其叶也。”^{[1]497}这里斧、斨是用来斩伐桑树枝条的。《诗经·陈风·墓门》：“墓门有棘，斧以斨之。”毛《传》：“斨，斫也。”^{[1]448}诗句谓以斧剖开棘树也。

第二，锜、铍。先说“锜”，毛《传》：“凿属曰锜。”^{[1]528}谓为凿土类工具。而“锜”又用为锅斧解，《诗经·召南·采蘋》“维锜及斧”，毛《传》：“锜，釜属，有足曰锜，无足曰釜。”^{[1]73}《破斧》中的锜当指凿土类工具，王先谦云：“斧之有足者名锜，铍之有齿者亦名锜，然则锜之为物盖如锛而有三齿……而《说文》以‘钁’为训也。今世所用锄，犹有三齿、五齿者，盖即是物。或以为今之锯，非是。”^{[26]540-541}据王氏所说，则“锜”或是钁耙之类的农具。

铍。毛《传》：“木属曰铍。”意思是木制的锄头叫铍。陆德明《释文》：“《韩诗》云：‘凿属也。’一解云：‘今之独头斧。’”^{[1]529}铍为独头斧的解释似缺少根据。清人陈乔枏有详细考证：

《说文》训“掾”为“凿首”，盖指凿柄之端而言。……然则铍为凿首，以金为之，故字亦从金也。至《毛传》以为“木属”者，胡承拱云铍亦锛类，盖起土之物。《释名》：“锛，插也。掘地取土也。”《大雅》“掾之阨阨”，笺云：“掾，掎也。”《说文》：“掎，引取土也。”掎与铍皆从“求”得声，所以取土者谓之“铍”，因而取土亦谓之“掎”。^{[26]541}

铍实为取土之工具，今人陈子展据以认定不仅斧、斨、锜、铍亦为农具，上古以农具为兵器，耕战并重：“毛、郑以此等器物为比兴之义，大为迂

谬。此实赋义，谓以农具为兵器。”^[32]农具之说得之，唯囿于征战，谓以农具为兵器则不确。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答问》曰：

问：“《诗》又缺我铍，铍字《说文·金部》未收，未审何从？”曰：“毛云：‘耜属曰铍，木属曰铍。’《说文》椽训耜首，即《诗》又缺我铍之铍，与毛解本属相协。斧、斨、铍、铍皆民间所用，非兵器，故毛《传》以斧斨切于民用，喻国家之有礼义。今以为征伐所用，失其义矣。”^[33]

钱大昕所论甚是。毛《传》大约也多少传承了《破斧》诗关乎“礼义”之旨意，所以毛《传》谓斧斨等“民之用也。礼义，国家之用也”，明说此诗之斧、斨、铍、铍为民用农具，则此诗之无关乎战争，而所言者乃垦荒辟土，关乎巡狩这样的国家礼仪，是处处透露出消息的。

余 论

综上所述，我们大抵可以明白，《豳风·破斧》一诗主旨，前人谓为周公平叛征战，必误读误解无疑。《破斧》所陈述者乃周人灭殷后，周公以周人之所长，率领周人巡狩豳地，开荒垦辟的业绩。周公的巡狩，不仅古代文献有记载，而且《破斧》《东山》等诗还提供了最为确切的证据。《豳风》之“豳”，郑玄《诗谱》认为是周人的祖先公刘，迁徙到戎狄这个地方。但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国公子季札见歌《豳》时所云：“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6]552}应是东方之乐。豳地非西部栒邑，而是许昌附近的“汾丘”，又称“豳阜”^①。

《豳风》中被误读误解的不止《破斧》，如《鸛鸣》，《小序》云：“《鸛鸣》，周公救乱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为诗以遗王。”^{[1]512}也被解读成与周公平管、蔡、武庚之乱有关的作品，其实是陈述季冬禘击鹰隼的雩禘礼仪^②；《狼跋》一诗，《序》云：“美周公也。周公摄政，远则四国流言，近则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圣也。”^{[1]535}其实演绎的是周人冬季的“猎狼”“献狼”礼仪^③；“禘击鹰隼”及“猎狼”“献狼”礼仪是上古四时巡狩礼的组成部分。东征非指周公征战，而是指周公行巡狩之礼，《豳风》可谓一个生动的体现，

《七月》是述“敬授民时”礼仪；《破斧》《东山》关乎巡狩垦荒（伴随狩猎）礼仪；《鸛鸣》《狼跋》则陈述演绎季节性的“禘击鹰隼”和“猎狼”“献狼”礼仪等。

殷末周初洛阳以东、以南的中原一带，人口稀少、森林密布、沼泽遍野，成群的飞禽走兽出没其间，甚至生活着大批野象，今日河南省之称为“豫”，可为证明。虽然在这片土地上，零星点缀有一些小国，也有一些原住居民活动的痕迹，但这里尚有大量有待开发的土地，则是毫无疑问的。西周初年，城市极少，要到东周才出现有围墙的城市，许宏统计了总共428座东周城市，而从夏到西周一共才39座。尽管真正的数字和比例也许不同，但总的发展趋势是十分清晰的^④。

《左传·哀公十二年》：“宋、郑之间有隙地焉，曰弥作、倾丘、玉畅、岩、戈、锡。子产与宋人为成，曰‘勿有是’。”所谓的“隙地”，杨伯峻谓：“可垦而未垦之田。”^[34]这种诸侯国之间以“隙地”隔开的情况，其他诸侯国之间应该类似。更早的周公时代，中原很多地区城邑必极少，很多地方乃一派原始丛林面貌。

克商后，周人在中原一带大行封邦建国，封邦建国的过程除了移民，包含颁布月令政制、垦辟荒地、建立城邑宫室、招徕流民等。周人擅长农业生产，周的始祖名“稷”，就说明他们早就成了农业民族。《诗经》早期作品中，多有描述周人从事垦辟，从事粮食生产的诗篇。周人灭商后，从关中进入中原，可能面临殷遗民的敌视问题，而当他们面对广阔的荒地时，必然会考虑运用其长项进行垦荒开拓，以怀柔殷遗民及其他原住民。好在那里的荒地如此之多，周人的拓荒开发不会给他人带来任何损害；相反，周人的垦殖开荒，不仅给周人以及与周人结盟的氏族，而且给殷遗民及其他原住民带来了利益，所以周公带领的这支队伍受到普遍的欢迎，不断有各地的民众来到周人的垦殖区域，形成了所谓的“来远人”的大好局面。

垦荒较之征战可以说尤为艰辛，寒冬酷暑，毒蛇猛兽，洪涝干旱，都会给人们带来巨大的挑战，而砍伐烧荒、捕猎野兽、平整土地、营建沟渠、播种收割，农业劳作的辛劳不言可知。《破斧》《东山》等除了展现周人开荒的艰辛，也洋溢

着浓厚的感伤情绪,这乃是拓荒者长年劳累及与家人长年睽隔所滋生的正常情感。周人的付出较为巨大,然而这也成就了周人的大德。笔者相信后人称颂周公即周人的德政,很大原因在于周公带领周人开垦荒地,改善民生的伟大功业(包括召公带领的周人在东部地区的开发)。《孟子·滕文公下》云:“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赵岐注:“周公兼怀夷狄之人,驱害人之猛兽也。”^[10]⁴⁵⁹“兼怀夷狄之人”,是说周公的以德服人;“驱猛兽”,自然是开辟荒原兼及的题中应有之义。上书谈到周公的“征伐”受到四方百姓欢迎的情形,用了“天下大悦”,不是偶然的。当然周人的“德政”并非始于周公,事实上在周文王甚至更早的太王时代,周人在垦荒开辟、招徕人民方面已经取得了不凡的业绩,《论语·泰伯》说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19]⁵⁵⁹。但克商后,周人的这种“德政”真正扩大到了“天下”的范围,所以影响也就更大了。

注释

①转引自刘毓庆:《诗义稽考》,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93页。②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卷三“释士”条云:“《说文》:‘士,事也。’士古以称男子;事谓耕作也。《汉书·蒯通传》曰:‘不敢事刃于公之腹者。’李奇注:‘东方人以物锛地中为事。’事字又作菑。《汉书·沟洫志》注云:‘菑亦锛也……盖作始于立苗,所谓锛物地中也。士、事、菑,古音并同。男字从力田,依形得义。士则以声得义。’”徐复观引杨氏之说后云:“士本是‘国人’中的农民。在未使用铁以前,以器锛土,必须农民中之精壮者,故士原系农民中之特为精壮者之称。当时常选择此种精壮之农民为甲士,故亦称甲士为士。但其平时职业亦然是以农耕为主。”见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2页。③郝懿行《尔雅义疏·释言》上之二云:“征训行,故宵征即宵行,征夫即行人,征伐亦即行伐也。征之言正,故《管子·心术下篇》云:‘行者正之,义也。’迈者《说文》云:‘远行也。’故于迈即往行,时迈即时行。迈又往也,与行训往同。”见郝懿行:《尔雅义疏》,北京市中国书店1982年版。④征或从辵,段玉裁云:“《释言》、毛传皆曰:‘征,行也。’许分别之,征为正行,迈为远行。”⑤《楚辞·离骚》:“后飞廉使奔属。”王逸注:“飞廉,风伯也。”洪兴祖补注:“《吕氏春秋》曰:‘风师曰飞廉。’应劭曰:‘飞廉,神禽,能致风气。’晋灼曰:‘飞廉,鹿身,头如雀,

有角,而蛇尾豹文。’”详见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8页。可见“飞廉”属传说中之对象。⑥汉代形成的“采诗”说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礼记·王制》的“太师陈诗”,二是《左传》《尚书》等古籍有关“道人徇路”之说。以“道人”为官职,是古人的误读。“道人”本义为“聚人”,上古有用木铎聚人授时颁政之俗;而太师陈诗之“诗”,指的是乐舞,可以演绎仪式历法;“巡狩”语境中的“陈诗”,其实是授时颁政;上古的这种授时颁政仪式伴随“听誓”,所谓的史官、乐官等“献诗”谏“王”制度,即源于“听誓”之俗。见尹荣方:《“采诗”“陈诗”与上古“敬授民时”礼制》,《中原文化研究》2019年第1期。⑦关于上古“帝王”之四时巡狩,或有怀疑其为真实者,但古书言之凿凿,故相信者众。吕思勉谓:“巡狩者,古固有其事,特如后世诸侯行邑,方伯行国之类耳。至于合九州之土,以为封域,谓岱宗为今太山,南岳为今衡、霍,西岳为陕西之华山,北岳为河北之恒山,而谓天子能越五岁若十二岁,一驰驱于其间,则固必无之事。此盖后世疆域既扩,而言治制者,犹欲以古者行于百里之国若一州之地之法,推而致之,遂不觉其扞格而不可通也。然其说之有所依据,则固可以微窥。”见《吕思勉读书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57页。吕思勉以为巡狩说有根据,盖行于前代疆域相对狭小之时,这自然是卓见。唯以为上古四时巡狩如后世诸侯行邑,方伯行国之类,则不敢苟同。⑧转引自张建军:《诗经与周文化考论》,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115页。⑨尹荣方:《〈诗经·鸛鸣〉与周人冬月雉饗鹰隼之礼》,《民族艺术》2015年第4期。⑩尹荣方:《〈诗经·狼跋〉与上古冬季“猎狼”“献狼”之礼》,《中国文化研究》2018年第2期。⑪见罗泰著,吴长青、张莉、彭鹏等译:《宗子维城:从考古材料的角度看公元前1000至前250年的中国社会》第六章,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

参考文献

- [1]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M].李学勤,主编.标点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2]张树波.国风集说[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1277.
- [3]徐元诰.国语集解[M].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
- [4]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 [5]孙诒让.周礼正义[M].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1935.
- [6]杜预.春秋左传集解[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
- [7]萧统.文选[M].李善,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24-125.
- [8]王天海.穆天子传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6.

- [9] 黄怀信, 张懋谔, 田旭东. 逸周书汇校集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552.
- [10] 焦循. 孟子正义[M]. 沈文倬,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 [11] 陈奇猷. 吕氏春秋校释[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84: 1003.
- [12] 徐中舒. 徐中舒论先秦史[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8: 208.
- [13] 季旭升. 诗经古义新证[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1: 196.
- [14] 郝懿行. 尔雅义疏[M]. 北京: 北京市中国书店, 1982: 65.
- [15] 十三经注疏: 尔雅注疏[M]. 李学勤, 主编. 标点本.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28.
- [16] 王念孙. 广雅疏证[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 [17] 陈奂. 诗毛氏传疏[M]. 北京: 北京中国书店, 1984: 25.
- [18] 周礼注疏[M]. 郑玄, 注. 孔颖达, 疏.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 [19] 陈树德. 论语集释[M]. 程俊英, 蒋见元,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 [20] 王德明. 孔子家语译注[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19.
- [21] 尚书正义[M]. 孔安国, 传. 孔颖达, 正义. 黄怀信, 整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 [22] 十三经注疏: 礼记正义[M]. 李学勤, 主编. 标点本.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528.
- [23] 王先谦. 荀子集解[M]. 沈啸寰, 王星贤,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 [24] 十三经注疏: 春秋公羊传注疏[M]. 李学勤, 主编. 标点本.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214.
- [25] 陈立. 白虎通疏证[M]. 吴则虞,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94.
- [26] 王先谦. 诗三家义集疏[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 [27] 李道平. 周易集解纂疏[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4: 231.
- [28] 缪启愉, 缪桂龙. 齐民要术译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27.
- [29] 吴则虞. 晏子春秋集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241.
- [30] 马瑞辰. 毛诗传笺通释[M]. 陈金生,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484-485.
- [31] 崔述. 崔东壁先生遗书十九种[M]. 那珂通世, 校点.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7: 556-557.
- [32] 陈子展. 诗经直解[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3: 501.
- [33] 刘毓庆. 诗义稽考[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6: 1625-1626.
- [34] 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1673.

The Book of Songs·Binfeng·Pofu and the Zhou Gong's Imperial Inspection Tour

Yin Rongfang

Abstract: The purport of *Pofu* in *The Book of Songs* was not about war, not a crusade against the “four kingdoms” of Guan, Cai, Shang, and Yan. There were no words of war in the poem, and the “four kingdoms” in the poem refer to the four directions. And the “eastern crusade of the Zhou Gong” mentioned in the poem refers to the Zhou Gong’s “hunting visit” to the east (imperial inspection tour). The purpose was to open up wasteland, tell people the timing of agriculture, select talents, enfeoff etc. These were important production and ceremonial activities of that time. The axe and “qiang” “qi” “qiu” mentioned in the poem were all agricultural tools, which also shows that the east expedition of Zhou Gong had nothing to do with war.

Key words: *The Book of Songs·Binfeng·Pofu*; Zhou Gong; ceremonial activities; four directions; open up wasteland; agricultural tools

[责任编辑/周 舟]